

跨越200余年的琵琶记忆 “无锡派”从书斋走向大众



近日,2025年“风华国乐”系列惠民展演“玉弦流声”丝竹音乐会专场在梁溪区文化馆上演。演出当天座无虚席,白发苍苍的老者跟着节奏微微点头,年轻父母带着孩子凝神倾听。“嘈嘈切切错杂弹,大珠小珠落玉盘”的韵律里,是一段跨越200多年的无锡城市音乐记忆。



一部曲谱成就一门艺术

“我们现在能系统地学习这么多经典琵琶曲目,要归功于清代的无锡音乐家华秋苹。”记者见到江苏省琵琶学会理事、无锡市音乐家协会弹拨乐分会副会长陈莉时,她正在演奏经典琵琶曲目《十面埋伏》。她介绍说,包括此曲在内的《月儿高》等经典琵琶曲目的规范乐谱,都

源自华秋苹汇编的《南北二派秘本琵琶谱》,也就是《华氏谱》。

华秋苹是位出生于无锡荡口的医者,在琵琶传承还依赖口传心授的年代,他凭借对音乐的热爱,在行医游历期间广泛采集南北曲调,于嘉庆二十三年(1818年)编撰刊行了《南北二派秘本琵琶

谱》。“这不仅是我国第一部正式刊行的琵琶曲谱集,更是一部‘承上启下’的规范教科书。”陈莉称,华秋苹参照古琴减字谱法,创造性地系统规范并制定了琵琶的指法符号,对定弦、把位等也加以统一,让琵琶教学实现了“有谱可循、有法可依”。

从雅集清音到惠民舞台

“无锡派”逐渐在琵琶界崭露头角后,琵琶艺术在无锡逐渐从文人书斋走向更广阔的天地。当年,华秋苹与友人在“二柳村庄”诗文音乐社切磋琢磨。今日,无锡则通过各类公共文化空间为市民提供欣赏琵琶曲、学习弹琵琶的多元途径。

如今,荡口古镇以华秋苹别号命名的“借云馆”艺术家会客厅,完美复刻着清代雅集的文艺范儿。这里不仅是展示华秋苹生平的微型空间,更是一个活态的民族乐器传承场所。市民游客可以在此欣赏古乐器展览、聆听小型丝竹音乐会、体验汉服与茶道,或在后院沿河茶座小聚,感受华秋苹“同款”的文人雅集趣味。

近年来,无锡市民族管弦乐学会主办的“风华国乐”惠民演出也成为深受市民喜爱的固定节目。“琵琶在无锡早已不仅是阳春白雪。我们每年举办三到五场惠民演出,几乎场场爆满。”陈莉说,这种面对面的演出能够让市民近距离感受国乐的魅力,很多观众,尤其是孩子,正是在现场被琵琶“圈粉”,继而走进课堂深入学习的。

传承琵琶的阵地不光是专业剧场,无锡通过多种形式让琵琶艺术“活”在当下:社区文化中心的公益课堂、中小学校的民乐社团、商业空间的快闪演出……琵琶的身影与声音,已无缝嵌入公共文化生活之中,成为全民共享的艺术形式。

(晚报记者 李昕昕/文 张轶伦/摄)

南北合璧的“锡式味道”

有了乐谱,就有了规矩;有了规矩,就有了流派。华秋苹和他的这本乐谱,催生出近代最早的琵琶流派——“无锡派”。陈莉打了个形象的比喻:“就像我们无锡菜,甜里头带着鲜,自成一派。‘无锡派’其实就是把北方曲子的豪放和南方曲子的柔美来了个融合。”

“《华氏谱》的关键贡献在于它并非简单地进行曲目汇编,而是集南北两派所长,进行了创造性融合。”陈莉说。她为记者深入剖析了“无锡派”的艺术内核:北派琵琶风格苍劲雄浑,讲究力道与气势,比如代表性曲目《十面埋伏》铿锵有力,营造出战场的肃杀之气;南派琵琶

则婉约秀丽,注重韵味与细腻的情感表达,比如《春江花月夜》《月儿高》等意境幽远。

《华氏谱》共三卷,集纳北派王君锡、南派陈牧夫等所传乐曲68首。“华秋苹打破地域壁垒,汇集风格迥异但各具魅力的艺术精华,并融入了自己的理解。”陈莉说,这种融合,使得“无锡派”自诞生之初就带有兼收并蓄、刚柔相济的基因,形成了一种“又飒又甜”的艺术表现力。

这种融合创新的精神为“无锡派”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。自华秋苹之后,晚清天韵社的吴晚卿、近代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奠基人杨荫浏及其重要搭档曹安和、深受琵琶演奏影响的刘天华与民间音乐大师阿炳,共同构成了一条清晰而辉煌的“无锡派”传承脉络。他们或精研技艺、传承谱系,或采录民间音乐、进行学术研究,不断丰富和发展着这一流派的精髓。



无锡演员袁家欢携电影《野果之歌》回家宣传 他把乡愁演给家乡人看

本报讯 斩获第七届平遥国际电影展“费穆荣誉·特别表扬”奖的电影《野果之歌》,7日在无锡大世界影城(大悦城店)举办专场路演。该片由青年导演李彬斌执导,袁家欢、陈宣宇领衔主演,12月2日登陆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专线。主演袁家欢是土生土长的无锡人,此次带着作品回到家乡,他难掩激动,在映后交流中分享了角色塑造的幕后故事。

袁家欢介绍说,影片聚焦漂泊青年陈羽回到故乡巴山的故事,通过一场寻找与回归,探讨当代人对故土的情感联结。他为塑造陈羽这一角色,

早在开机前就独自前往巴山进行“沉浸式体验”。“我背着包在山里走了3天,看着那些老房子、石板路,突然就懂了陈羽回到家乡时的手足无措——就像偶尔回到无锡老城区那样,看着熟悉的街巷有了新变化,既亲近又陌生的感觉一下就让我和角色共情了。”

谈及角色的核心内涵,袁家欢表示距离感是关键,陈羽既是故乡的归人,更是多年漂泊后的客人。他回忆说:“拍摄与‘舅婆’重逢的戏份时,导演没让我说太多的台词,只让我盯着老人的手。那双手布满老茧,指甲缝里还嵌着泥土,瞬间就让我想起了无

锡家里的外婆,那种无需言说的亲近与愧疚,比任何剧本设计都更有力量。”他认为,陈羽的迷茫是当代漂泊青年的共性,不管是从无锡到外地打拼,还是像陈羽一样从城市回农村,大家都在寻找自己的位置,这一点能让很多人找到共鸣。

袁家欢还分享了拍摄影片时的“苦与甜”。巴山的连绵雨季给拍摄工作带来不少挑战,他们经常抱着设备在雨里等雨停。山路泥泞,每走一步都要陷进泥里。他特别提到一场意外的夜戏:“当时,雨下得特别大,灯光设备突然短路,导演却让我们继续演。我们站在屋檐下,听着雨声和

远处的狗叫,那种在困境中相互慰藉的感觉,完全是角色的本能反应,特别真实。”

《野果之歌》自亮相以来,已获得多个奖项。对于影片的成绩,袁家欢表示既意外又荣幸:“我们拍的时候从没想过要获奖,只是想把那些沉默的、被忽略的乡土情感讲出来。”无锡观众的反馈,更让他感动:“有人看完说想起了无锡周边的山,想起了家里的长辈,这对我来说就是最好的褒奖。无论走多远,故乡的风、故乡的味道,永远是最温暖的牵挂。”

(璎珞)